



南开大学九十年
纪念丛书

南开讲堂 2

NANKAI JIANGTANG

南开大学新闻中心 编



南开大学出版社



南开大学九十年
纪念丛书

南开讲堂

(2)

南开大学新闻中心 编

南开大学出版社

天津

南开大学九十年纪念丛书
编辑委员会

主任 陈 洪
副主任 张 静 刘景泉
委员 朱光磊 孙广平 张 亚
吴志成 李 靖 肖占鹏

《南开讲堂(2)》编辑组

吴志成 王 凤 丁 峰 李向阳
张 丽 冀 宁 张轶帆

目 录

本册按时间顺序收录了2004年9月至2008年3月部分名人名家在南开大学的演讲实录,根据录音整理,未经本人审阅。

《红楼梦》中的政治	王 蒙 / 6
中国的崛起与文明交替	张朝阳 / 16
我做慕尼黑市市长	克里斯蒂安·乌德 / 26
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	刘东生 / 33
构建和谐社会与当前的社会发展	李培林 / 41
科技、教育、人才:旅美30载经验谈	李开复 / 73
当前中国银行业的改革开放和发展	刘明康 / 99
一个共产党员的心灵对话	叶迪生 / 116
文明对话的哲学反思	杜维明 / 136
爱情与道德的矛盾和超越:谈词学的发展过程	叶嘉莹 / 153
感激·敬畏·恻隐·知耻	范 曾 / 169
跨文化交流:现代人的基本功	赵启正 / 180

《红楼梦》中的政治

王 蒙

《红楼梦》中的政治我觉得很有趣，自古以来就有人喜欢把《红楼梦》往政治上拉，比如蔡元培，他强调《红楼梦》是反满甚至是反清复明的书，这个今天就不说了；再比如毛泽东，他说红楼梦是阶级斗争的书。我觉得，简单地说，红楼梦有两大主题，一个是“情”，一个是“政”。这个“政”和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学还不完全一样。“情”这部分我今天先不讲，我想先讲讲“政”这部分。有些《红楼梦》的复杂问题我今天先绕开，比如后40回的问题，我今天把120回作为一个整体来说，因为无论你怎么考证后40回不是原著或后40回有多少问题，但是读者接受的是120回本，没有哪家出版社敢出80回本，所以我今天把120回当成一个整体来讲。我要讲的是这么几个问题：第一个是红楼梦的政治主题，即兴衰问题；第二个是贾府的权力格局；第三个是贾府的政治人物；第四个是贾府的人际关系；第五个是贾府的一些政治事件。

先说政治主题，《红楼梦》的作者不隐瞒，他处处都说到兴衰，而兴衰问题又是中国人最感兴趣的问题，中国多少读书人、多少学问家都在研究盛衰、兴亡、治乱。《红楼梦》里也有数次讲述这个问题。一次是“冷子兴演说荣国府”，讲到渐渐出现下势的情景，盛极而衰，贾雨村还不相信，雨村道：“大门前虽冷落无人，隔着围墙一望，里面厅殿楼阁，也还都峥嵘轩峻；就是后一带花园子里面树木山石，也还都有蓊蓊郁郁之气，哪里像个衰败之家？”冷子兴笑道：“亏你是进士出身，原来不通！古人有云：‘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。’如今虽说不及先年那样兴盛，较之平常仕宦之家，到底气象不同。如今生齿日繁，事务日盛，主仆上下，安富尊荣者尽多，运筹谋画者无一，其日用排场费用，又不能将就省俭，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，内囊却也尽上来了。”一上来就承认它走向衰落，这很有趣，按道理这犯了作小说的忌，因为作小说要保持悬念，不能一上

来就给它作结论,说这是一个衰败的家庭。可是《红楼梦》不一样,一开始他从“石头”啊、“空空道人”啊、“女娲补天”的故事就先告诉你,我现在给你讲的这些人物、这个家庭最后全变成虚无,最后什么都不存在,“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”。他把“无”放在前面,然后再讲“有”,在讲“有”的时候还随时提醒你,这些不过是过眼烟云、转瞬即逝的荣华富贵,烈火烹油、鲜花着锦,最后必定全部没落灭亡。

这里面有中国的“无”的观念。我看中国的古书最不明白的是“无非无”、“无非有”、“有非有”,这些意思我无法从训诂的意义上考证,只能从经验的意义上体会,不知道我体会得对不对。“无非无”就是“无”并不是绝对的“无”,是曾经有过的“无”和可能有过的“无”,从“无”中会生出“有”来。那么“有非有”或“有非无”呢?就是“有”并不是永远的“有”,有着有着就“无”了,或者原来“无”现在有了。他在这样一个前提下讲这样一个故事,居然也抓住了你,不但抓住了你,在你看到了这些繁荣兴盛欢乐相聚的时候,让你忘了这些曾经“无”和必将“无”,所以这也是文无定法。

对于兴衰的问题,《红楼梦》能给我们什么启示呢?第一,它有一种宿命感。这是中国式的宿命辩证法,即盛极必衰、兴盛必亡、治极则乱、乱极则治、分久必合、合久必分,这是一种没有道理的道理,但是这是一种非常辩证的道理,秦可卿死前托梦讲的就是这个道理——月盈则亏,水满则溢。在还没有完全败落时,她就在梦中建议王熙凤作败落的准备。这个观点里面,有一种宿命感,但它又是一种善意的提醒,就是做人、持家、为政都要留有余地、居安思危,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要谦虚谨慎,得放手时且放手,要学会回头、放手,这个很可能是一个超越时间的真理。我曾经看到过一个材料,美国的一任大使叫尚慕杰,在他离任的时候我们国家的领导人与他谈话,说,美国现在如日中天,在世界各个地方的力量都占据了优势,但是按照我们中国人的看法,月盈则亏,水满则溢,希望美国处理一些事情要慎重。可惜美国没有这种文化。这话好像是5月份讲的,当年的9月份就出了“9·11事件”。第二,就是我们看到的,也是冷子兴讲到的,荣国府的财政危机,入不敷出。“生齿日繁”,有人口问题;有挥霍问题,花银子像淌水似的,哗啦哗啦地往外流;有中饱问题,所有办事的人都给自己捞好处,贾芸去采购小戏子,贾芹去管尼姑庵,都有中饱问题。所以到了后边抄家,家境又恢复了一些

后,贾母问起家里的情况,也是大吃一惊,贾母说“原来我想的起码还有现在的10倍”,就是说贾母估计的失误是10:1,实际上只有十分之一,贾母是比较有经验的,这个问题我以后再讲,但是她也没有估计到财政危机的问题,这个财政的问题导致了衰亡。

更重要的是管理和人才的危机,我把它放在一块儿来讲。这么大的家没有人管事,尤其是男人,这个原因我到现在也没有琢磨清楚,咱们可以研究研究。我现在能想起来的有两个原因。

一个原因是“书读得越多越蠢”。对不起,我还得引用毛泽东主席的话,因为他的话我印象太深了,男人读书而女人不读书,书里面都是仁义道德、之乎者也,所以就培养出贾政那样的废物。由于这种脱离生活的教条主义的教育又培养了反叛者像贾宝玉,这两种人都是废物,贾宝玉这种人可能很可爱,女生可能喜欢,但是在我谈政治的问题时贾宝玉不是个角色,他既不是主流的当权的角色,也不是造反的叛逆的角色。中国儒家的东西对贾政的影响是最深的,儒家有很多很好的东西,但是这个东西时间太长了就变得脱离实际。理想化、道德化的政治,以德服人,民为贵,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,天子之孝可以带动全国,大家都讲礼貌,这个国家什么事也没有。不但儒家是理想化的,就是道家也是理想化的,老子说“治大国如烹小鲜”,用天津话就是熬小鱼,说得挺可爱,但是这些东西说得缺少可操作性,怎么熬小鱼治大国?把小鱼搁锅里头来回翻着看?不是这个意思。所以“男的不行”这是一个原因。

第二个原因就是男的腐化起来比女的受的约束少。你看男的腐化到什么程度啊,贾琏、贾珍、贾蓉啊,恶心到什么程度,贾赦三妻四妾还嫌不够,有头有脸的丫头都想要过去。社会对女人管得非常多,女人没有男人那种条件,她们操作起来非常困难。当然不是说她们都干净,现在都查不出来,比如可卿是不是干净,这都存而不论,但是起码限制多,限制多就要转移,所以转移到治理这个家,从管理中弄权中饱。

是不是还有别的原因我就知道了,所以男的都不行,女的就出现了一个能人王熙凤。另一个潜在的更大的能人探春,这些我讲人物时还要讲,所以就不多说了。

管理和人才上有问题,尤其是没有接班人,贾府祖上贾代儒、贾代化都是有功绩的,还是战功,但是没有接班人,只有老本,没有新功,也没有可立新功之人,所以有人才和管理上的危机。再有就是道德上的

危机,就是道德上普遍恶化,而且毫无办法。宁国府那边更坏,焦大总结的是“爬灰的爬灰,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”,贾琏的情况我就不一一说了。这个道德的危机已经不限于道德,已经变成了许多罪恶,它在积累罪恶。这个要讲就多了,贾琏为了要石呆子的扇子把人逼死了;薛蟠为了抢香菱把人打死了,又没事了。道德危机已经变成了罪恶的积累。除了这些危机以外,它又埋伏了各种各样的敌人,比如鲍二家的让贾琏睡了,王熙凤又大闹,闹得鲍二家的自杀了,自杀了以后给了鲍二一点钱,当时鲍二不敢闹,但最后鲍二与醉金刚合作参加了反贾倒贾的活动。

除了上述的这些影响它的兴衰之外,还有一个非常根本的问题,也是作品里没有写到的问题,就是它的政治资源和政治背景的危机。从表面上看到,贾元春被册封为皇帝的贵妃,这样贾家就变成了皇亲国戚,这个背景最重要了。中国向来讲“朝中无人莫做官”,现在贾府也没有几个人在那儿老老实实做官了,但是朝里有人地位不一样。贾家被抄家和元春的死有很大关系,它的政治资源、政治势力没了。所以作家刘心武先生大发奇想,认为贾家的危机是一场暗藏的宫廷斗争的结果,可卿之死也是因为可卿属于在宫廷斗争中牺牲的那一派的后人,当然他的道理还可以讲很多,有些道理还很有说服力。有些就是他非要这么说不行,譬如他说可卿是从育婴堂里抱出来的,这不像,因为可卿整个的举止动作在贾府里是最高贵的,可卿房子里摆设的东西不是和武则天有关,就是和杨贵妃有关,红学家往往因为武则天、杨贵妃而以为她作风不好、淫乱。但是这些东西是贵族的的东西啊,要说作风不好,可以说它是潘金莲的东西啊,或阎婆惜的东西。所以刘心武认为可卿之死也非正常死亡,是属于在宫廷斗争中失败,所以她死了以后很快便来抄家了。不详细介绍刘心武的观点了,因为这些观点都没有实证,也没有严密的逻辑推论,你就怎么理解怎么说,不过说圆了呢也不妨一听。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,就是贾元春死了,而且死了以后的样子不像是特别得宠,不像有很高的地位。特别得宠的妃子死了以后怎么样,我也有很深刻的印象,就像印度的泰姬陵,那是最受宠的王妃,三十多岁死了,死了以后专门为她修建的陵,到现在被认为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建筑,被认为是人类的奇迹。到西班牙的格拉纳达,那儿也有一个花园,当时阿拉伯王占领格拉纳达的时候给他的妃子修的。元春死后那么快就把

贾家给抄了，起码不像得宠的样子。

所以从《红楼梦》的盛衰兴亡当中感觉到上述的这些问题，有宿命辩证法，有财政危机，有人才管理危机，暗藏的敌人，还有道德危机、政治资源的危机。这是第一个问题。

第二个问题我想谈一下贾府的权力格局。这里说的贾府主要讲荣国府。因为宁国府，第一不是本书的重点，第二据说那边更乱。我们看荣国府甚至包括宁国府顶级人物就是贾母，然后管理这个家里的人权、财权、决策权，一个是靠王夫人，一个是靠王熙凤。如果我们要画图的话，那就是贾母，然后贾政、王夫人，可是到贾政这儿是一条虚线，到王夫人这儿是一条实线，然后下面是王熙凤，是一条实线。除了这个之外呢，还可以画另外一条实线，就是从贾母那儿直接到王熙凤，因为王夫人在里面起作用、干什么有限。贾母小事不管，吃喝玩乐，说笑话，而且净说实话，比如刘姥姥说您有福，她说什么有福啊，整个一个老废物。这也是自信的表现，一般自信都敢说实话，她要不自信她就不说自己是老废物了，她要是暴发户她就不说自己是老废物，她一定说她是身有灵异，又经过艰苦奋斗，才有今天的局面，她要强调的是真不容易才有今天。但是实际上贾母仍然牢牢地掌握着贾府的方向，因为王熙凤之所以能起这么大作用，就是因为贾母的信赖和欣赏。而且贾母在言谈中表明她在原则问题上始终掌握着方向，毫不含糊。一次是在看戏的时候，她批判那些私定终身、丫环传情，大骂了一顿，说明在男女大妨这一类问题上她毫不含糊。还有一次显出贾母凶恶的一面的，就是在抄解大观园以前，说发现贾府有问题，派一些人去查这些下人、奴仆，结果查出一些赌钱的来，贾母突然就说要严办，既然他们敢赌钱，就敢偷盗，既然敢偷盗，就……我记不清原文了，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中国人的逻辑：你既然干了那个，你就敢干那个，不是你的事也变成你的事了。既然吃了包子了，也就吃了麻花了，既然吃了麻花了，也就偷了金条了，就是这种逻辑。既显出了贾母的逻辑“缺德”，也显出她有她凶的一面。贾母处于这个地位，按照封建的论资排辈来说是合适的，但是她也有弱点，因为同样按照封建的辈分，是重男轻女的，一方面要论资排辈，一方面还要论性别排辈。论性别排辈，这里就碰到一个矛盾，什么矛盾呢？就是她下边两个家庭，一个是贾赦和邢夫人，一个是贾政和王夫人。她不喜欢贾赦，书里面描写贾赦也是极差，包括人品，一无可取。邢夫人

更差，称之为“尴尬人”，《红楼梦》是不太表露倾向的，但书里面说她“左性子”，就是为人别扭、性情奇特。所以这两个人就干两件事，一个是腐化，一个就是一直找贾母这条线上王熙凤的错误，他们变成了边缘派，几乎是在野派。所以存在这个矛盾。这里面又有一些微妙，王熙凤是贾琏的媳妇，而贾琏是贾赦的儿子、邢夫人的继子，本来贾琏这边应该是走贾赦这条线的，可王熙凤又是王夫人的内侄女，所以她更多是走王夫人这条线。这里面不光有血缘的关系，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贾母的主要心思在贾政这边，在宝玉身上。所以除了贾母—王夫人—王熙凤这条明线之外，还有一条隐线，这条隐线就是贾赦—邢夫人，这条线情况已经相当含糊了。这里面还有贾琏，这个贾琏不是很得恩宠，他起的作用并不很大，因为贾芸托付贾琏找事做，托付多少次不起作用，而且王熙凤就明确说你早来找我嘛，这点事还算事，她跟她丈夫还要较劲，你找他没找对地方，没找到真正有权的人，办事你找不着真正有权的人说不定能把好事办坏了，她是这种心理。所以这个贾琏既不受邢夫人及贾赦的喜爱，贾赦要娶鸳鸯的时候他就骂贾琏“迷囊袋”，父亲骂儿子能用这种词，说明感情的疏离，为什么疏离呢？就是因为他认为贾琏已经归附了权力的主线，而他们是不得权的。可贾琏又时时感到自己的妻子王熙凤权太盛，再加上贾琏的那些毛病，所以贾琏有点半外围的感觉。

还有另外一个处于劣势的反对派，就是赵姨娘和贾环。赵姨娘算半个主子，女人的一半是男人嘛，她那一半是贾政，所以算半个主子，可是贾环按道理算是主子，王熙凤教训赵姨娘多少次，说贾环是主子，你没有资格训斥贾环。可是这两个人对王熙凤、对宝玉恨之入骨，以致请马道婆施行巫术，到了这种地步。所以我们就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，我们以贾母为顶级人物，跟贾母比较好的大体上处于主流派山头来论，除了刚才说的贾政、王夫人、王熙凤以外，甚至我们还可以包括李纨、宝玉、探春、宝钗、薛姨妈，一直到下面的平儿、鸳鸯、袭人等，都在这个山头里面，当然地位不一样，后面说的几个是丫头，虽然是丫头，她受信任，也忠于主流派。而边缘派呢，包括贾敬、贾赦、邢夫人、赵姨娘、贾环等等，这些都是潜在的对手。这样一个格局有它的不得已之处，也有它的权宜之处，属于一种权宜处理，不完全能说得上台面，同时它孕育着巨大的危险。

说到贾宝玉，在享受、宠爱上他是主流派，但是他的思想感情和主流派毫不相干。近五十年来，人们喜欢把贾宝玉分析成一个叛逆者，我个人对贾宝玉的体会，他即使是一个叛逆者也是有限的。真正大事他不叛逆，他对贾母叛逆过吗？没有；他对贾政大致的礼貌还过得去；他对北静王更是受宠若惊，以至他把北静王的东西拿给林黛玉的时候，被林黛玉一把扔出去，说是什么臭男人的东西。说来说去贾宝玉只能算是一个性灵派、青春派、自由派，他依附于这个权力格局，但他并不进入这个权力格局，而客观上他又瓦解这个权力格局——他有这个作用：他能泄你的气，让你一想到贾宝玉就觉得这个家没指望了。这种性灵派、青春派、自由派、个性派，还包括黛玉、晴雯、芳官甚至惜春、妙玉等等，他们不进入权力格局。

这种权力格局中，必然会产生一些游离于权力格局之外的一些特殊的人。还有一种属于下层的钻营者，主子里头有下层的钻营者，奴才里面也有下层的钻营者，主子里头贾芸、贾芹啊，奴才里头小红、五儿、坠儿等。这些下层的钻营者在那种体制里面孕育着一种危险，什么危险呢？就是他钻营的时候是不惜一切的、毫无操守的。比如贾芸，岁数很大，但因为贾宝玉随口说了句你倒像我的儿子，那时候贾宝玉才十几岁，他马上说你要认我为义子，那太好了，他为了钻营可以到处叫爸爸。但是一旦情况发生变化，这些人很容易从奴仆变成刁民，变成恶人，变成内奸，书里面也都写到了。还有一些人不需要钻营，我称他们为下层的牢骚派，比如李嬷嬷、焦大这些，李嬷嬷到处摆老资格，她也看出了一些问题，看出了世风日下、人心不古、后继无人，一些青春派的小丫头取代了她，她心中不平衡，也成了一个不平者，也成了愤世嫉俗者。这是讲《红楼梦》的权力格局。

第三个问题讲一下《红楼梦》里的几个政治人物，前面有的已经讲过了。第一个政治人物就是贾母。关于贾母有一个细节：贾母平常是非常好的，跟王夫人、王熙凤关系非常好，成天逗着玩儿，一直管王熙凤叫“猴儿、猴儿”，所以要想取得信任要掌权，还要有在顶级人物面前自我耍猴的本领。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忠臣变成弄臣也是非常可叹的。但是有一次例外，这次例外她也没做任何解释，就是贾赦派邢夫人来要鸳鸯，闹闹闹，闹到最后鸳鸯挺身而出，向贾母说贾赦要她给他当姨太太，自己不愿意去。贾母大怒，而且大骂王夫人，说我现在才知道

你们都是算计我的，我这儿有一个人比较忠实、比较可靠，你们就弄了去，你们都是算计我的，她连邢夫人带王夫人都骂。书中还表示这种情况的出现非常尴尬：贾母是顶尖人物，她处于盛怒之中，还骂了王夫人。王熙凤不能说话，因为王夫人是她姑姑；贾宝玉不好说话，因为王夫人是他妈妈，他不能站在这边说话；薛宝钗不能说话，薛姨妈也不能说话，她们是姐妹，要避嫌。最后是探春出来说话，说老太太您别骂太太（太太是她妈妈），大伯子纳妾哪有跟弟媳妇商量的啊。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规矩，大伯子对弟媳妇要回避、要保持距离，小叔子对嫂子没关系，长嫂如母，对不对，合理不合理，还反映了什么深层次的问题我们就不说了，就不属于政治了。贾母忽然盛怒，当然后来转弯转得也快，说你看我糊涂了。这确实是可信的，人年龄到了，就像我想不起“蒋玉菡”来。但是她反映了顶尖人物的阴暗心理，就是一个人处在顶尖的情况下，是挺可怕的，因为她也知道自己在顶尖的情况下，所以周围的人都是哄她的。哎呀老太太真有福气，哎呀老太太真聪明，哎呀老太太真有学问，哎呀老太太决定得真英明，哎呀老太太我离开你简直一天都过不下去。全是这么说话。连猜谜语也是这样，贾政说一个谜语，那谜语其实一点也不高深，放在南开我们都猜得着，但是贾政赶紧告诉宝玉，然后宝玉再悄悄地告诉贾母，然后大家都在那儿装作抓耳挠腮，都猜着了，都假装猜不着，然后贾母一说，大家都说老太太真聪明，老太太这智商啊，110。她不知道这是作假啊？她当然知道了，因为是宝玉悄悄告诉她的，但是她喜欢这一假，有很多顶尖人物喜欢假，宁愿你说假的奉承话、溜须拍马的话，也不愿意你说真的不好的话。通过这个她享受一种虚假的快乐，通过这个她维持颜面，因为不管是猜谜语也好，行酒令也好，干什么也好，“我”是最好的。所以这个地方我仍然觉得顶尖人物有一种高处不胜寒之感。但我也特别佩服贾母，贾母最能够显示中流砥柱、泰山青松的风格，是她被抄家以后。被抄家以后，王熙凤的精神都垮了，她的许多问题都暴露出来了。可是贾母在这个时候没有责怪任何人，因为这时候已经处在灭亡的边缘了，再互相责怪、互相埋怨那就更不行了，相反她强调：我经历过好的，也经历过坏的。“散余资贾母明大义”有这么一段。贾政等跪下说：“请老太太宽怀，只愿儿子们托老太太的福，过了些时都邀了恩眷。那时兢兢业业的治起家来，以赎前愆，奉养老太太到一百岁的时候。”贾母道：“但愿这样才好，我死了也好见

祖宗。你们别打谅我是享得富贵受不得贫穷的人哪，不过这几年看看你们轰轰烈烈，我落得都不管，说说笑笑养身子罢了，那知道家运一败直到这样！……如今借此正好收敛，守住这个门头，不然叫人笑话你。你还不知，只打谅我知道穷了便着急得要死，我心里是想着祖宗莫大的功勋，无一日不指望你们比祖宗还强，能够守住也就罢了。”这个地方她表现出一种处变不惊的高明。当然贾母还有更高明的地方，她自己还有一个“小金库”，虽然王熙凤还打过这个“小金库”的主意，托鸳鸯从里面拿出些东西来搞抵押周转，而实际的数目更多，贾母把自己后事的钱都准备好了。她在最困难的时候说关于我的后事，我这儿有钱，你们不用从你们的费用里面花一分钱。虽然后来这个钱被倪二勾结的匪徒给偷走了，但是从贾母来说，显得这些地方比他们都高，原因之一就是她不是一上来就寄生的，所谓经历过发达的，一个人从小就过很发达的生活并没有好处，所以这里面贾母是个人物。

这个王熙凤，解放后所有研究她的大部分都批判她，把她看成是封建势力的代表。而且她劣迹斑斑：弄权，害死尤二姐，尤其她害死尤二姐那种两面三刀；放印子钱。但是她还不简单，有些事她的处理你研究一下，她虽不识字，做得很恰当。我随便举个小例子。贾母给王熙凤过生日，王熙凤回去一下，正好贾琏和鲍二家的在胡搞，让两个丫头放风，第一个丫头见着王熙凤就跑，王熙凤就叫，叫来以后先不说话，上来就一个嘴巴，管理人员都知道暴力的重要性，没有暴力没法管理。真是上手啊，打得丫头一个趔趄退了好几步，然后反着又是一下，然后还嘴硬，王熙凤就拿簪子扎她的嘴。这是一面，运用暴力运用得非常及时，不含糊。第二个丫头一看大事不好就跪下说我正要告诉奶奶去呢，她听完以后又是一个嘴巴，这个打得也好，第二个丫头确实也应该给她个嘴巴。过去以后呢，又有平儿的事儿，回过头来又给平儿一个大嘴巴，这个呢，失控。因为打嘴巴也是上瘾的，就跟张献忠杀人似的，进入一种失控状态。然后贾琏突然火起来了，拿了一把剑要杀她，她就跑，往贾母那儿跑，这样她就导演了一场戏，占据了绝对优势，因为贾琏你怎么能拿着剑往贾母面前去呢？这是一件事。

她办得最漂亮的、无懈可击的，就是邢夫人找她商量说要鸳鸯，她说这不行，老太太是不会同意的。邢夫人就急了，她就立刻改口，因为邢夫人是她婆婆呀，这媳妇怎么能顶婆婆呢？她就马上转弯儿，行行

行,好好好,我怎么没想到呢?你看我这糊涂,鸳鸯肯定乐意。然后就说那咱得一块儿回去,因为太太的车坏了。其实是王熙凤要事先回去的话,回头鸳鸯不同意,邢夫人肯定怀疑是她搞得鬼,现在两人一块儿去,避免她事先给鸳鸯或老太太通风报信把事情搞砸的嫌疑。到那儿以后她又躲开,先拉上又躲开,为什么要躲开呢?邢夫人性子左,到时候邢夫人把事情跟鸳鸯一说,鸳鸯不乐意,她脸上不好看,自己站在旁边看她受憋的情状,肯定会迁怒,所以要躲开。躲开以后见到平儿,平儿跟她观点一样,说这事儿办不成。鸳鸯那儿说不成弄不好会找平儿来帮忙,这平儿要是趟到这混水里面也不好处,所以赶紧把平儿支出去,这样她来了以后不扩大影响的范围,压缩事件的影响,维护她婆婆的面子,也为了保护自己,等等。处事做到这一步也够可以的了,也算个人才。但是王熙凤有一个大错误,就是她始终不知道她的主要危险来自贾赦和邢夫人,如果她知道呢,她应该拉住、团结住贾琏,这样她的运转、她的势力会好得多,而她因为男女关系的事,把贾琏得罪得太苦了,所以贾琏对王熙凤恨之入骨,这样王熙凤处在一个相当孤立的地步。她为什么得罪了贾琏呢?我们姑且用“嫉妒”这个词,古代男人可以有三妻四妾,但对女人管得死死的。为什么用“嫉妒”这个词呢?因为在古代以至于近代,嫉妒从来在政治中起很大的作用。罗马帝国有,欧洲宫廷故事里有,中国古代的故事里有,比较靠近的故事里有。王熙凤干了很多坏事,但事实证明如果没有王熙凤管理这个家,这个家会更乱成一团。

一个潜在的比王熙凤更高明的政治人物是探春,但是因为探春的地位,她是一个未嫁的女儿,早晚是人家的人,所以她不能起太大的作用,尤其对她不利的是她是庶出,是姨太太生的。但是探春在嫡庶的问题上原则性特别强,连语言说话也绝不容许有一点含糊,就是她是主子,赵姨娘虽然是她的亲妈,但那是奴才,在主奴关系上铁面无私,眼里不掺沙子,滴水不漏。赵姨娘说到她的兄弟死了的时候,说你的舅舅如何如何,探春立刻驳斥,我哪有这么个舅舅,我的舅舅最近刚升的什么官,她指的是王子藤,极其明确。最表现探春水平的是在抄检大观园的时候:“凤姐笑道:‘因丢了一件东西,连日访查不出人来,恐怕旁人赖这些女孩子们,所以索性大家搜一搜,使人去疑,倒是洗净她们的好法子。’”凤姐当时已经是靠边站了,“探春冷笑道:‘我们的丫头自然都是

些贼,我就是头一个窝主。既如此,先来搜我的箱柜,她们所有偷了来的都交给我藏着呢。’……凤姐赔笑道:‘我不过是奉太太的命来,妹妹别错怪我。’……探春道:‘我的东西倒许你们搜阅;要想搜我的丫头,这却不能。我原比众人歹毒,凡丫头所有的东西我都知道,都在我这里间收着……你们别忙,自然连你们抄的日子有呢;你们今日早起不曾议论甄家,自己家里好好的抄家,果然今日真抄了。咱们也渐渐的来了。可知这样大族人家,若从外头杀来,一时是杀不死的……百足之虫,死而不僵,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,才能一败涂地。’”《红楼梦》里面高论不多,这是一个高论,超出了当时一般的政治水平,她认为这是一种自杀自灭的结果,她论得非常高。而且这个王善保不知深浅,过去还撩一下探春衣裳,说,衣裳我也搜了。探春“啪”一个嘴巴,比王熙凤的那个嘴巴又高明了,整个《红楼梦》看得都非常地憋气,看到林黛玉也憋气,看到薛宝钗也憋气,看到贾政也憋气,看哪都憋气,就这个嘴巴不憋气,整个《红楼梦》就靠探春的这个嘴巴使你看完了不至于患抑郁症,一个重要的发现。那么探春为什么把纲上得这么高?我曾经写过文章说最好的作家也禁不住出来说明真相的诱惑,所以这一段话其实是曹雪芹的话,这个说法我觉得有道理,因为前面没有铺垫探春叹息家道不兴、家将不家,此后也没有余音,非常突然,像秦可卿托梦一样。但我最近为了这个讲座,又反复地看,反复地琢磨,又琢磨出一个道理来,就是探春对王熙凤一直有很大的意见。《红楼梦》隐隐约约有很多描写,在探春、薛宝钗、李纨三套马车执政的时候,王熙凤就说探春作法子很可能要做我的事,她对平儿说遇到这种事你千万别辩,这丫头厉害,而且又知书识字,她要管起来比我还厉害,一定要退让。那个时候就看出来她和王熙凤是暂时地互不拆台,暂时的同盟关系,她从心里头看不起王熙凤,她对王熙凤的许多腐败行为、中饱行为是知道的。第二,虽然王熙凤在搜检大观园的时候处境非常艰难,但是她对王熙凤充当王善保家的“催巴”,跑到这儿来搞得鸡飞狗跳极为反感,她认为王熙凤你在这种情况下,不应该做邢夫人、王善保家的,再加上那个糊糊涂涂的王夫人的帮凶,你太没有骨头,你不是个人物,本来你地位挺高的,你连句话都不说,所以她才有这样激烈的反应。

还有政治色彩比较浓厚的平儿。历代对平儿的研究很多,据说林彪最喜欢平儿,自称要以平儿为楷模,历代都说平儿是人臣的模范。怎

样做臣子,你要从平儿身上学,忠心报主,任劳任怨,不怕遭受冤枉。王熙凤打了她,她去打鲍二家的,惹不起锅里的,惹灶里的,奴要欺负更可怜的奴、更上不得台面的奴。按那个时候的标准,这个平儿太完美了,而且她有时还帮助王熙凤做点好事。王熙凤罚众人跪碎瓷碗茬子的时候,平儿说,咱们两个人得罪的人已经够多了,这些事,谁从谁房里拿了什么玫瑰露,算什么呀,过去完了。凤姐也笑了,依你了。平儿最后以鸽派的态度来为凤姐的鹰派路线补台。但是在大的利益上她是维护凤姐的,最早向凤姐汇报贾琏在外面娶了二姨的是平儿,但是苦尤娘转入大观园,尤二姐被骗进来受罪的时候,唯一对尤二姐好的又是平儿。所以这里头也有一个矛盾,就是战略上平儿是站在凤姐这边的,但是战术上她又同情被凤姐整得活不下去的人。当然我们在看平儿的一些故事的时候,有时候我也感觉很难过,这个难过有点像贾宝玉,贾宝玉“喜出望外平儿理妆”,贾宝玉一直没有机会接近平儿,所以有机会接近很难过,有为平儿理妆的这种动机。但是我就觉得这个平儿也太可怜了,也太恐怖了,恐怖到什么程度呢?就是连平儿和贾琏的性关系也完全政治化。有一回贾琏要怎么样,平儿说那算了吧,回头让凤姐不待见我。但是她反过来又变成一个要挟贾琏的手段,她在贾琏的床上发现了女人的头发,然后藏了起来,那一段我不细说了。这种很特殊的情况下这个人物让人一言难尽,你不能用好和坏来简单地说她。还有许许多多的人比如薛宝钗,这个大家都知道,我就不一一地说了。

第四个问题,我就讲讲他们的人物关系,他们所面临的处境。首先它有主奴问题,第二是主子当中又有主流和边缘的、在野的,又有三六九等,奴才里面又有三六九等。大的主奴之变并不能就划分成两个阶级,主子里面的等次太多了,《红楼梦》也说到,说互相之间的关系,跟乌眼鸡似的,都处在一种你等着我犯错误、我等着你犯错误,你整我、我整你这样一种状态,这种险恶的关系确实让人看了非常地可惜。奴才的描写里面也是让人叹息万分。我们都知道一句话叫做“不自由,毋宁死”,但是我在《红楼梦》里看到的却经常是“不奴隶,毋宁死”,因为它对奴隶最大的惩罚就是,把他赶出去,让她嫂子来把她领走,配个小子打出去,从阶级观点上看配个小子打出去不是很好吗?取得了自由的身份,和自己的阶级兄弟结为一体,可她们并不这样。金钏呢,王夫人并没有让金钏自杀,起码从表面上看也不算迫害致死,说了一句让她

回家去吧，她就自杀了，这就是“不奴隶，毋宁死”的典范。司棋，又是一个，当然也有那个男的不争气的原因。晴雯也是这样，没说别的，就轰出去而已。而且这里面不仅是“不奴隶，毋宁死”，而且等级森严。比如谁能给贾宝玉倒茶，这是有一定规矩的，红玉，后来改名叫小红，给宝玉倒了一回茶，就受到晴雯、袭人的奚落、辱骂，非常地不堪。我们的红学家喜欢给人物分阵营，然后为贤者讳，比如晴雯反封建的，黛玉反封建的，贾宝玉也是反封建的，因此他们干什么坏事都不提。其实晴雯在对待比她层次低的奴才上心狠手辣，这并不等于说我就不喜欢晴雯而喜欢袭人，有时候我们被培养成了一种非此即彼、非黑即白的思维模式、习惯。

《红楼梦》里还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种人——泼皮，所谓最下等的这些人，在最经常的情况下，绝对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、被剥夺与被屠杀的，这些豪门贵族想干什么坏事都行，把人家的媳妇抢来也行，把人家的收藏夺过来也行。但是你不能低估最下层的这些人，他们有机会的时候也能搞你一下，也能咬你一口。醉金刚由于喝醉了，不躲闪贾雨村的轿子，被贾雨村抓起来了，醉金刚当年帮助过贾芸，赊给他过冰片，让他到贾府去活动，可是贾芸在贾家什么地位啊，他也跟贾雨村说不上话，于是跑了一圈都被碰回来了。这可得罪了醉金刚，所以醉金刚从监狱放出来以后说你们贾家的人多了，表示你们贾家的把柄多了，早晚我会治他们。所以如果我们只看见一个封建的社会，一个专制的社会，所有的权力都在上面，都能荼毒、蹂躏老百姓，而看不到老百姓仍然有某些招，仍然有报复你的可能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，到时候了，都出来了，最后的抄家，都和这些人有关系。所以中国又有另一面，所谓“舍得一身剐，敢把皇帝拉下马”，王熙凤说过这些话，而实际上做到的是醉金刚这些人，这个问题我也不能特别展开来谈了，就说到这里。

最后一个问题呢，我想说一下《红楼梦》里的主要政治事件。《红楼梦》里的政治事件特别多，比如秦可卿之死，那时候贾府还很厉害，把秦可卿的丧事变成显示自己门第的活动，当然还有些暧昧的事情，那些我们不在这里谈。这里面我还看出这么一点来，就是作为贾府的政治资源，既有给他撑腰的，也有对立面。对他们一直比较好的是北静王，相反跟他们素无来往甚至暗中有对立情绪的是忠顺王，我们从办秦可卿的丧事、北静王接见贾宝玉，一直到最后抄了家，北静王给他们某些安